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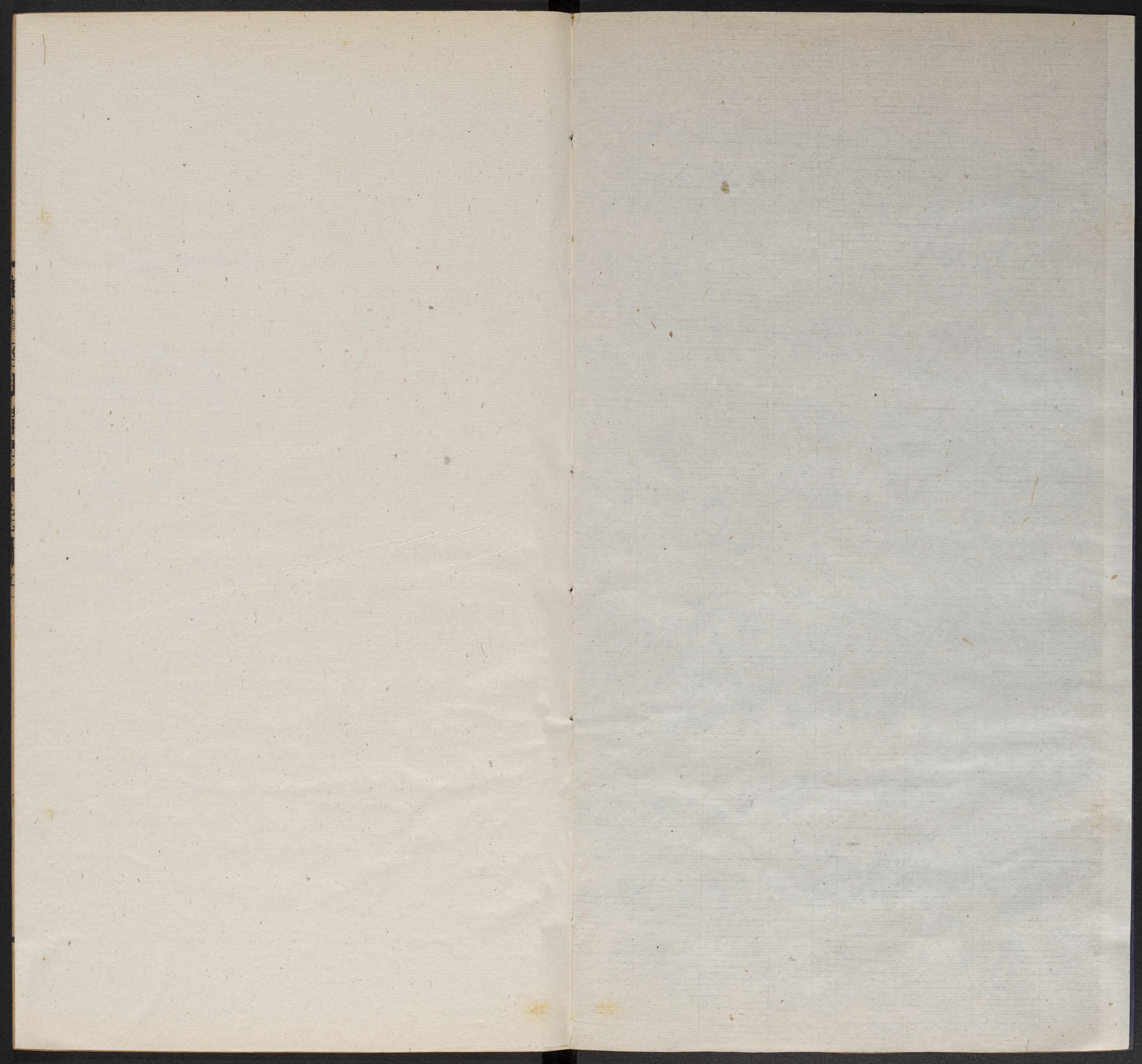
T154/4434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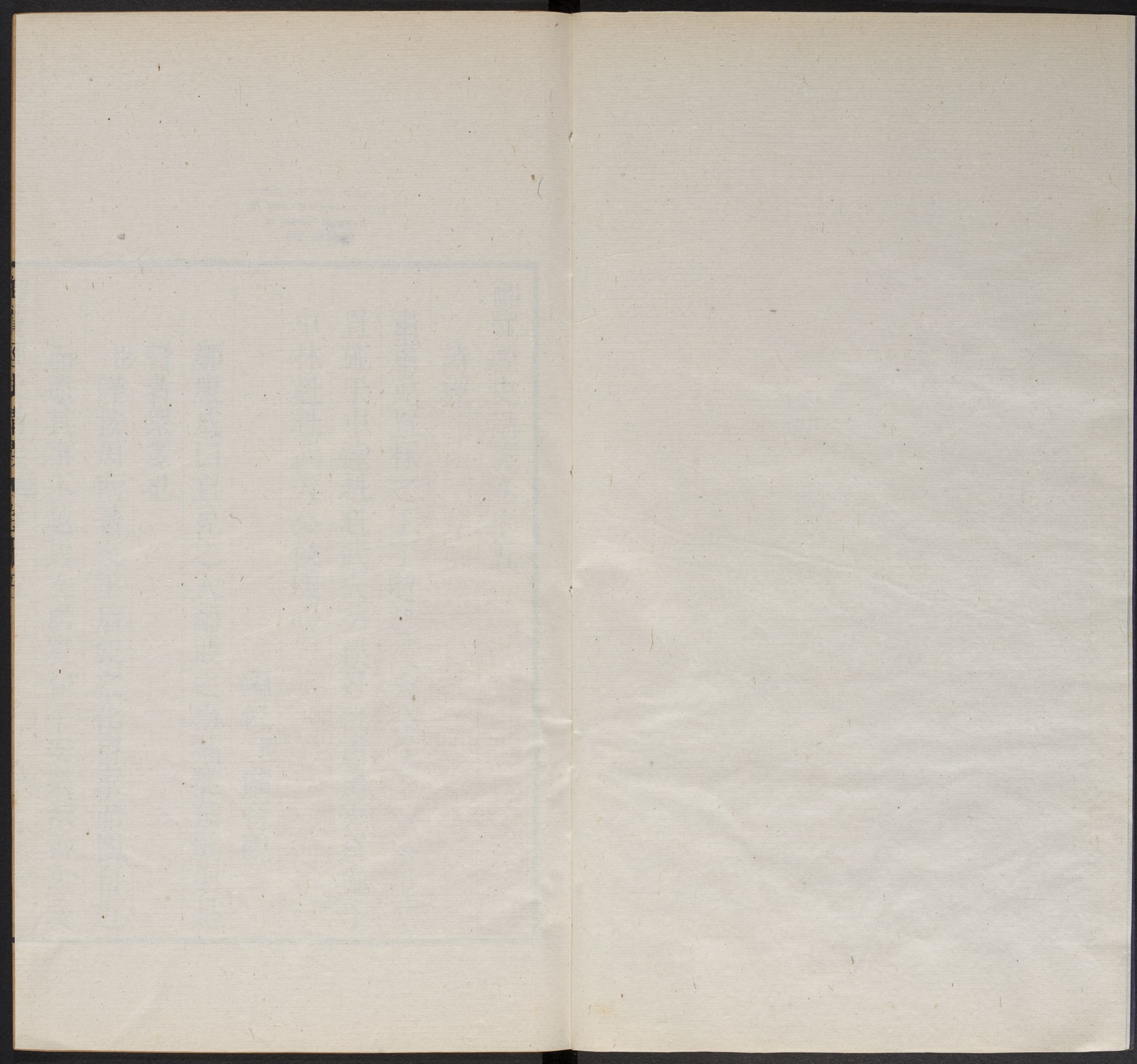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99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五

詩經

肅肅免且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于城肅肅免

且施于中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免且施于

中林赴赴武夫公侯腹心

編修臣儲晉觀

鄭康成曰且免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  
賢者衆多也

臣謹按周南著文王后妃之化自家而國自近  
而遠其事不越男女居室和平安樂淑善忠愛





之風而王道之盛見焉獨免置一詩專美文王  
得人之效與前後諸詩詞意若有不類者而其  
為至德咸孚之徵抑尤足以狀其實也蓋大化  
不擇人而被良材不擇地而生教澤之樂育者  
長而善類之熏蒸者廣則賢士之挺生寧有定  
迹哉綿之九章曰子曰有禦侮棫樸二章三章曰濟濟  
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棫樸二章三章曰濟濟  
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  
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人材之有益於  
國也上而明良相合為一德一心之佐其次則

效能宣力以將其忠誠愛主之心禮法周旋之  
地執事第著其恪恭而其當膺力方剛經營四  
方之日則踴躍從王智勇胥奮實克有以安社  
稷而利國家此其大較也文王當日詢於八虞  
咨於二虢以及散宜生南宮括之倫其為干城  
好仇腹心者懿親勛舊濟濟盈於王國矣免置  
微賤之事武力之夫乃能處約而敬有勇而忠  
以克上膺是選焉此以見人才之多伏處潛修  
者至於不可悉數而其人又大都魁傑瓌異直  
亮無回邪而緩急足恃賴非猶夫幹才諷說之



徒可小知而不可大受者也且今取詩而觀之  
樛木螽斯以上文王之德化行於家也桃夭芣  
芣國中風俗之美也江漢汝墳則風俗之美逮  
於南國也太和至治之象懽欣交通遐邇無間  
可謂無爲而治不言而化者矣然其時靈淑鍾  
於山川英奇獻於草澤衆材輻輳羣力匡扶處  
常而資御變之助焉揆文而備奮武之畧焉國  
勢於是乎熾昌人心於是乎翕聚此尤文王所  
以受維新之命而開卜世卜年之心也蓋詩人  
之意深矣夫關雎風始小序以爲后妃求賢以

自助麟趾關雎之應其謂子孫宗族皆化於善  
也是知文王作人之盛致賢才之衆多上自宮  
庭而後下及草野卽周南中亦可得其概也已



詩經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  
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  
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編修臣諸錦

詩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共祭祀矣

鄭康成箋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于  
宗室教成之祭

臣謹按序言大夫妻能承祭祀詩稱季女者何



也記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婚禮婦入三月  
然後祭行女之終婦之始也春秋之義雖爲天  
王后猶曰吾季姜云爾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  
羊傳言錄伯姬注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  
於禰成婦之義而後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  
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也宗室大宗之廟庶姓  
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氏分而族不殊雖百世猶  
敬其宗焉尊祖之道也傳曰濟澤之阿行潦之  
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言宗子則有宗  
子之母姑老則宗婦攝之尸之爲言攝主也此  
季女者抑庶子之爲大夫祭必於宗子之家者  
與序明言大夫妻曰承先祖詩曰誰其尸之先  
祖者大夫之宗廟則箋云先嫁三月女家教成  
之祭未然矣



詩經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給事中臣盧秉純

臣謹按先儒之說以爲二南之大夫被文王之化能節儉正直而詩人美之也今詳觀詩詞所謂羔羊素絲者固足以徵儉約之風至委蛇委蛇之云不過形其從容之度耳而目爲正直何居蓋險陂傾側之流心存回曲其進而在廷必無光明磊落之概其退也目營心計輾轉於利害之交不勝其跼蹐之情急遽之狀夫安得動



靜有常從容自適如此故善觀人者察之於進退應接造次之間足以悉其梗概是詩人所謂善於形容也然立躬所重者在正直而正直之本在乎節儉不能節儉則不能無取於人不能無取於人則必將苟且相徇其當官也不能正色率下其臨事也不能直行其意夫惟抑其汰侈之情而約之於禮義之準敝車羸馬衣服垢汙固近於譎巧矯僞之爲不可以示軌則而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季孫所以爲忠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武侯所自謂無負者不過如此是

知節儉爲臣道之要務有位所宜加勵在朝廷之制祿也必使足以代耕而自再命三命以上進而愈厚非徒以優之正所以重責之也臣子之事君也必將凜乎後食雖在一命之微不敢不勉非徒以分自安抑臣誼當如是耳記曰大臣法小臣廉非謂大臣之不必廉也大臣祿賜已厚準古之例已足食百許人不患其不廉也將事事置身於法度之中夫然後能爲法於庶僚至使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則所以儀型百揆者得其本矣小臣品卑祿薄則持廉爲難



非節儉之至惡能勉之臣竊見在外諸臣如督撫及方面大員養廉不爲不厚矣而寵賂彰聞猶且不免窮其弊源大抵由不能節儉致然至州縣等員事任繁簡不同要必有飲冰茹蘖之操然後爲阜物寧人之本六計之所尚惟廉非其明証歟古語謂公生明廉生威又謂勤補拙儉養廉廉如是之重也其用度侈靡者何怪其以墨敗哉京官自九卿而下至於百司必潔已乃可以奉公亦清心始可以治事自

恩加雙俸而後俯仰各已寬然於此而不砥厲廉隅

豈復尙有人心正恐

朝廷之恩賜多加一倍而臣子之用度亦增一倍則仍見其拮据耳此豈能有委蛇之度乎夫臣子之廉固恃在上者有以養之亦貴在已者之有以自養耳持守之廉旣見所出之無幾

賜予之厚自覺所入之常豐則勵臣節愈所以懷宸眷也近日

功令綦嚴加以

天光燭照不聞狼籍之聲然臣猶願其節儉正直形爲委蛇自公之度合爲大法小廉之風由成周



而上遡唐虞庶可以仰答

聖慈以為明良之慶歟

詩經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  
實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編修 臣 諸錦

鄭康成箋云謂勤也女年二十而無嫁端則有  
勤望之憂毛傳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仲  
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臣謹按此詩前二章迨其吉兮迨其今兮父母  
之命也後一章迨其謂之媒灼之言也同一詩



也出於女子之口不足存出於女子之父母者  
不可廢歸妹人之終始也古者霜降近女冰泮  
殺內故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梅標時則冰泮  
後期矣此女之父母因有勤望之憂詩之意如  
是而已鄭箋誤引周禮媒氏禮雖不備相奔不  
禁乃截下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一句此予  
之書而倒讀者也於是儀禮服傳注遂有女子  
許嫁者逆降旁親之說悖已果如鄭箋所解則  
刲羊無血承筐無實無攸利之士女亦何所取  
義而編於正風之內乎朱子亦未申明竊以爲

聖人垂教必不然矣



詩經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編修臣沈文鎬

臣謹按此言文王之仁周於庶類以昭王道之成也粵稽成周忠厚開基積功累仁代有令主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施子惠懷保之恩熏蒸醞釀馴致太和故其時關雎樛木起化宮庭桃夭芣苢協和邦國以至喬木興江漢之思兔罝備干城之選風俗淳美賢才衆多猗與盛哉由是仁民之餘恩及於庶類召南卒章載咏騶虞



流連唱嘆美諸侯乎美文王也蓋文王治岐王  
政修明人心悅豫德洋恩溥固已物靡不得其  
所南國諸侯被休風而承雅化其政治亦翕然  
丕變故其於田也順東郊之令舉春蒐之典驅  
馳林麓上下郊原覽卉木之向榮胥含生意瞻  
飛走之咸若盡被化工詩人用是作歌頌美而  
歸本於仁心之自然此王道之所由觀厥成也  
嘗考洪範之言庶徵也驗諸草木蕃廡虞書之  
敬授時也及於鳥獸孳尾周禮體國經野具詳  
山林川澤虞衡之事誠以物類甚微而風俗之

美治化之隆實於是乎見而聖朝不貴異物盛  
世無藉奇珍但令茂對以時萬物並育即可見  
太平之有象至治之修和非必芝房寶鼎可薦  
郊廟神雀黃龍用爲紀瑞也且夫草木禽獸一  
也有時而異盛則菁莪致美鹿鳴載歌衰則苕  
華見傷牂羊是嘆物非自異視其所值惟聖人  
與天地之心相似遂與天地之氣相調洪纖高  
下悉鼓盪於太和民得之則無天札物得之則  
無疵癘熙熙皞皞共若其天非然者歌萋楚呼  
黃鳥衰世之民欲如盛世之物類而不可得其



故豈偶然哉夫善積則餘慶氣和則致祥讀二南諸什知太和之氣洵在成周宇宙間故詩人以麟趾爲關雎之應騶虞爲鵲巢之應而傳世寔昌赤烏啓瑞白魚兆祥西旅貢獒越裳獻雉則又麟趾騶虞之應也顧文王三分有二化行南國其德澤尙未徧於天下而仁風漸被休徵丕應已若此况乎四海一家重熙累洽溥湛恩於無外涵一世於太和君相不有其功民物各安其命斯其受天眷顧集慶凝庥又當何如哉

詩經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監察御史<sub>臣</sub>劉永泰

孔穎達曰三章上四句言文公臣子建旌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好善下二句言賢樂告以善道

<sub>臣</sub>謹按任人者逸而有功任力者勞而罔效故



人臣受命於君而膺茲民社也固貴以夙夜匪懈者盡承流宣化之職尤貴以汲取維殷者博集思廣益之資夫賢者之於人國非迂疎寡當者也其德誼可以熏陶性情焉其學問可以啓迪聰明焉其氣節可以砥礪風俗焉而特其抱負不偶每有落落難合之概苟勢分未忘不能隆禮以奉之忱悃未孚不能積誠以通之彼惟千有遠引高蹈金玉爾音已耳孰肯輕至吾前而罄其中藏乎今觀衛之大夫禮著於外誠存於中在郊在都在城枉顧一何勤也四馬五馬六

馬威儀一何盛也降浚明之尊而親訪於蓬戶勞僕夫之駕而數造乎衡門所咏適館授餐者殆不過是邑之人指其旌旄見其車馬莫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此大夫為姝子而來者也彼姝者子感其禮貌之崇信其誠意之篤凡所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悉抒其素蘊者當不知何以畀之予之告之而後可以答我大夫矣由是賢者以其所得而致之大夫大夫以其所聞而進之於君君乃以其所進而施之於政文王康叔之治不可復見於今日哉要之大夫



之好善非惟其臣爲然也蓋有秉心塞淵之主  
斯有虛懷折節之臣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  
本謂之風也嘗考宓子爲單父宰有賢者五人  
皆師之而稟度焉故能身不下堂鳴琴而治魯  
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不以強知多聞爲喜而  
以爲好善優於天下由是觀之一邑之長一國  
之佐猶必求賢以自輔若此况統萬邦而撫兆  
民其取善又當何如乎

詩經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  
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監察御史臣劉永泰

黃樵曰木瓜木桃木李皆微物也而詩人欲以  
瓊琚瓊瑤瓊玖報之且猶以爲未足非物之不  
足而心之不足也

臣謹按詩人所咏寄託遙深故中庸引衣錦之  
句而以證惡文之著子夏得素絢之解而因悟



禮後之旨在讀之者善觀而會通之不必執一  
以強解也如木瓜三章朱子謂如靜女之類原  
係疑詞詩序謂美齊桓之作終鮮確據俱無庸  
置辯只據詩文以爲尋常相問遺者近是夫禮  
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彼世之負義莫償而較量於錙銖者固無論已  
即使受人微物報人重資而其心若曰如是亦  
已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中  
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而願致其永矢勿諼  
之意斯報者之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三復是

篇不但詩人忠厚之思藹然見於言外而文王  
康叔之教澤入人之深感人之久傳之旣遠而  
猶有遺風焉亦於茲可想見矣夫友朋交際之  
常尙當薄來而厚往若此况分屬臣子誼切尊  
親沐殊恩戴至德其所爲圖報者又當何如乎



詩經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詩經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監察御史 臣 沈懋華

序云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  
不得進仕爾

朱註美賢者厲志非其功不食故述其事而歎  
之

臣 謹按程子云詩小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



明乎得失之迹者是也不得此何緣知此篇是甚意思朱子學宗二程而於詩序獨不然其說卽如伐檀三章註與序各自爲義據毛鄭則爲刺貪而從朱則爲獎廉序則責在位之人所云不稼穡之田穀不狩獵之貍鶉皆無功受祿之證朱則未仕之人不得進用以不耕不可得食不獵不可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二說相反不可以通彼我之懷浸假以刺貪之詩移贈厲志之君子則君子不受又浸假以獎廉之詞投諸在位貪鄙之夫彼寧不慙然自廢與其

果何說之從歟豈以此詩次十畝之後碩鼠之前各有言外之意又豈以魏多賢人而其俗貪鄙意雖背馳固不妨兩存其說歟抑豈詩之爲道不妨貿易其義互爲埏篔歟雖然浸假而明廷之懲獎有類乎是者不幾於倒置歟夫說詩而不適於用則不可以翼經說詩而游移其辭則不足以信今而傳後何以定之亦折衷於孟子而已公孫丑曰君子不耕而食則詩所云不稼穡不狩獵之說也胡取禾三百廛與在庭之貍特則所謂居是國者君用之而安富尊榮子



弟從而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乎是者也士  
生斯世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匪僅甘心  
窮餓而不悔已也輪輻之爲用也負重而致遠  
當其無用則棄置之一旦口銜君命播揚皇風  
環顧在位之人貪鄙無可與語非伐檀之君子  
不爲功曰十畝閑閑陶潛之歸去來辭也曰碩  
鼠碩鼠唐仲友詩解以爲愛君之至戚雄歎其  
最有發明竊以爲伐檀三章則以道自重唯孟  
子之爲客卿者足以當之世有其人雖與之萬  
鍾可也

詩經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編修臣鈕汝騏

臣謹按農桑者生民之本務衣食者王道之大  
原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出斯民於饑寒之路而  
導以親遜之風者未有不惓惓於此者也夫一  
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必待已  
饑而謀食已寒而謀衣不已後乎故觶發栗烈



冬日之憂也而豳風之所以謀衣者則不始於冬之日而於七月之暑退卽計及於九月之授衣焉火耕水耨夏日之事也而豳風之所以謀食者則不始於夏之日而於正月之于耜已計及於二月之舉趾焉此豫道也所爲先事而謀之者也不寧惟是授衣於九月而求桑采蘩則前此矣舉趾於二月而乘屋播穀又前此矣推而至於取彼狐狸爲公子裘所以佐衣之不逮也鬱奠葵菽瓜壺苴荼所以資食之有餘也若此者豈第可以驗民風之厚民俗之淳哉意當

日后稷公劉之化漸漬於民者久而一時循行阡陌勸課農桑之官必皆兢兢於民生之本務而奉行德意惟恐後時詩所謂田畯至喜是也今觀其詩載績武功士則有勇而向義也執筐載績女則不惰而守禮也婚姻以時則同歸於公子也服勤不怠則上執夫宮功也因而獻羔祭韭則祭祀以時焉朋酒斯饗則燕饗以節焉爲春酒以介壽則可以教孝焉躋公堂而稱觥則可以教忠焉休哉何風之厚而俗之淳與蓋其所以致此者則有本矣夫上作而下應風流



而令行率作先則民不敢後化導切則民不敢  
怠不作無益則預備乎農桑之事者必周不貴  
異物則致美乎耕織之具者必悉上以是為政  
本下以是成風俗此則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  
而周家王業之所以盛也

詩經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  
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

監察御史 臣 陳大玠

臣謹按農桑並重王政之大端也豳風為王業  
所由基而七月一篇於流火授衣三致意焉觀  
首章先以無衣無褐乃繼以于耜舉趾而次章  
三章則詳言蠶織之事是謀衣與謀食皆當預  
為籌畫也月令載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  
愛蠶食也於鳴鳩拂羽戴勝降桑之候則具曲



植籩筐備蠶器也后妃齋戒躬桑勸蠶事也分  
繭稱絲以共郊廟之服登蠶功也又按蠶爲龍  
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  
大昕之朝奉種浴於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也  
是三月又浴蠶也此章於春日而求桑以養蠶  
爲今年授衣計也三章於八月萑葦旣成而預  
蓄之以爲曲簿爲明年養蠶計也此章求穉桑  
以養其始生者采白蒿以養其生而未齊者此  
蠶事之始也三章於桑之大者條取之桑之小  
者猗取之蠶盛而大小畢取此蠶事之成也周

家以農事開國而周公作詩則衣與食並重而  
預爲之計庶幾王知小民之依而毋敢荒寧殆  
與無逸同一意乎今天下之民惟杭嘉湖三郡  
備講蠶務而他或蠶或否咸多缺焉豈下之人  
憚煩而弗之講求抑上之人所以勸之者未盡  
其道歟嘗考禹貢桑土旣蠶見於兗州厥篚絜  
絲見於青州至於織縞織貝纁組織纈見於徐  
豫荆揚周禮宅不桑者罰里布民不蠶者不衣  
帛東漢詔以布帛爲租魏晉按戶收絹輸綿唐  
制租庸調所謂調者卽今丁糧歲納綾絹絕綿



北宋稅斂有絲綿一種伊古以來皆以爲常賦豈有民不育蠶而強索之者歟元明仍兼布帛之征而蠶事漸怠者則以元定天下有棉布徧行之故棉布旣行民不苦寒因重棉布而輕絲帛矣然種棉宜於平原而樹桑則處處皆宜如牆邊屋角隴畔道旁以及荒山野嶼悉可種植誠使隨地遍插桑秧隨人各營蠶具將家人婦子力務育蠶必獲厚效較之田功不必三時况瘁比之稼穡尤見獲報良多農桑並舉衣食兼豐厚風俗而昭忠愛豳風可載賡矣

詩經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編修臣汪廷璣

臣謹按衣食者民之大命而養生所資食爲尤切孟子曰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王政之教民最崇節儉至織至悉靡不周詳爲之品式以限制之爲之禁令以防維之使貴賤有等少長有辨豐嗇有度不敢享過分之溫飽



以備慮外之饑寒所爲滋物產廣蓄積定民志而厚風俗也臣讀豳風七月之詩而益見矣首章言于耜舉趾紀農功之始七章言禾麻菽麥紀農功之成民食之本庶幾足矣至於果蔬亦致其鄭重愛惜之意如六章所云者臣蓋詳味其辭而見其有四善焉曰盡地利也備物種也循分而知禮也有功而能讓也夫五畝之宅必有隙地禾稼未登治場爲圃菜蔬之類咸於是產焉則地無遺利矣荼之味苦不若瓜壺之可以供茹檇之不材不若鬱奠之可以落實而農

家所植必多其類者蓋物各有所用地各有所宜美惡不遺則物種備矣家庭之內必先敬長鄉黨之中厥重引年一觴一豆曲致其愛養之歡心則當歲時伏臘田家慰勞之際藹然見孝弟之風焉所謂循分而知禮者斯可觀己自春徂秋三時作苦治田之暇旁及園圃農夫之勞宜有以酬之然而果酒嘉蔬則曰我睂壽之所宜羞也瓜壺苴荼乃曰我壯者之所宜食也勤其事而不言勞竭其力而不言報此誠有功而能讓者歟夫飲食之微關於教化田野之樂釀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五  
爲太平競侈靡恣醉飽物力所由敝也崇恭儉  
厚儲蓄生計所由裕也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  
蓋王者以君養民尤在使民相養由果蔬之細  
推而及於穀米之大必有撙節愛養之心斯有  
蓄積饒裕之實民食足則民氣舒民氣舒則民  
心靖周公陳豳風備詳節儉之意如此其重民  
食之計至深遠矣

詩經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  
我農夫我稼旣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  
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編修臣孫人龍

朱子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可  
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宮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  
夜而絞索亟乘其屋而治之蓋以來歲將復始  
播百穀而不暇於此故也不待督責而自相警  
戒不敢休息如此



臣謹按先儒謂此章就農之終事以起農之始  
事言稼之既同若可以少息也而旋念夫邑居  
之當修屋之方乘若可以稍休也而更念夫樹  
藝之在即築而納之若其功已畢也而不勝歡  
欣鼓舞之情亟而乘之若其心彌迫也而不勝  
告戒丁寧之意雖農事有始終而稼穡艱難互  
相勸勉則合終始而憂勤罔間焉嘗讀其詞而  
繹之惟天道運行以不息斯人事當黽勉以有  
功而小民竭蹶以力農斯大君當勤勞以務本  
試觀周公相成王既作無逸以爲我君告使知

民生之所依而不敢暇豫更作豳風以爲我君  
誦使知王業之所起而不敢怠荒若此一章曰  
我稼既同矣卽曰上入執宮功曰于茅索綯以  
乘屋矣卽曰其始播百穀可以見終歲勤動非  
必有以督責之而自爲警戒不遑休息故夫上  
之人必深念民爲邦本食乃民天凡所以致力  
於農事者如耒耜有秉祈年有祀田畷有勞教  
以身也巡稼有師興甿有吏治地有司重以官  
也闢治有慶荒蕪有讓耕獲勤惰有賞罰責以  
實也聖王治天下惟務本重農之至意孳孳汲



汲常勞其心於襍穡耘耔之間而盱食宵衣無時或倦誠知民事之不可緩也若孟子言民事不可緩特引于茅索絢乘屋播穀四語以為證亦謂備極三時之辛苦絕無一日之安閒甫完今歲之勤劬早計來年之力作尤覺田家情事實無頃刻之敢休息耳究之七月一篇孰非民事不可緩之旨哉

詩經

我稼既同

檢討臣萬松齡

臣謹按國家之大計在於耕百貨之盈虛視乎稼六府並重土穀八政首先食貨讀豳風一詩而知上之所以愛下與下之所以忠上者纖悉肫懇莫不畢至而終歲勤動要必以稼事為兢兢蓋于耜舉趾築場納稼之間王化基焉矣顧周之所以治豳者即本之以治天下於民之未耕也司稼先為之辨種以知土宜遂大夫則簡



其稼器以修稼政及其既耕也稼事則縣正趨之耕耨則鄴長趨之合耦於耨則叙於里宰救其時事則掌於遂師是以甸稍縣畷無不任之土平地原隰無不懇之田賓興之典與興眊並重各掌於鄉遂之大夫野處而不曠其秀民之能爲士者胥出於農而重士亦所以重農也任士以飭材任商以市事並掌以閭師而器用貨賄不虞其乏則工商適所以資農而非所以妨農也且甸師無與於農而帥屬以耕王藉所以勸天下之力田內宰無事於農而正歲則詔獻

種所以示天下之重穀蓋其時無不勤農之事無不勸農之官三載考績考此績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年耕則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則有三年之蓄積之二十七年則有九年之蓄謂之三登三登曰泰平雖有水旱而民無菜色然後禮讓風行德澤流浹王化成焉以故成康之世刑措不用然則讀豳風而知周之所以王讀周禮而知周之所以盛則周禮一書雖謂本於豳風而作可也况乎采茶以食農夫則甘之如飴春酒以介眉壽則儲之恐後一家之中食節事



時老幼各得其分君惟恐民之寒也而曰無衣  
無褐民惟欲上之燠也而曰爲公子裘公堂之  
躋卽前此獲稻之夫宮功之執更念其乘屋之  
亟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其纖悉必周肫懇篤摯  
若此王業之隆其以是哉

詩經

詩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  
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  
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  
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  
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唯東山乎

編修<sub>臣</sub>諸錦

朱子詩傳與序意同

<sub>臣</sub>謹按小戎秦人之風也其冰車駢馬之盛雖  
女子亦知勇於敵愾東山周公所作而一篇之



中若皆牽於私昵無一及於公事者然則聖人  
之言非與蓋周公之言至矣凡年之豐耗視黍  
稌俗之不變視游女祭祀之誠敬徵執爨秉心  
之塞淵驗牝騾東征之詩細及於桑野之蝓蠋  
粟薪之苦瓜穹窒之鳴鶴耀羽之倉庚至纖至  
悉擬諸形容而獨宿而婦歎而孔嘉變賈勇爲  
言情所以教天下之急於從王敵愾者不是過  
也至破斧之詩出之從征之士大夫則張大其  
師以聲其罪蓋上之達下以情義不待言也下  
之赴上以義情不待述也易曰天地交而萬物

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東山破斧之詩與然則王  
者之師有征無戰何以三年也曰夫武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是謂七德故  
一年而遷其地益其封民可使庶又一年而各  
安其宅各田其田民可使富又一年而無故無  
私惟仁之親而教乃成引師而去之民至死不  
叛矣九罭所謂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  
是也易曰三年有賞於大國在師之臨師出以  
律亦是此意此則居東三年之義也臣又按季  
札之觀樂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東徂東也居東也徵之於獨宿  
徵之於聿至又徵之於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樂而不淫正謂此詩詩三百篇除變風之外惟  
南豳皆可被之管絃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吳札  
之言蓋先夫子關雎而得之矣

詩經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示民不忮君子是則是之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編修 臣 儲麟趾

臣 謹按鹿鳴三章本爲君燕臣之樂歌而其後  
推而用之鄉飲太學蓋據鄉飲酒義工入升歌



三終及學記宵雅肄三之說而云然而其詩實主於歡欣和說賓禮臣下俾之鼓舞奮發悉獻其情而後已焉首以呦呦之鳴鹿興旅進之嘉賓食香草而呼召其類猶之食君祿而汲引其朋無競進之思無嫉妬之意是以其聲如此之和也琴瑟笙簧雅樂以導之進承筐幣帛盛禮以考其終總以將旨酒樂嘉賓而成我君臣燕飲之禮焉人臣侍君飲禮不得過三爵故賓之初筵卒章曰三爵不識左傳陳敬仲亦云臣卜其晝未卜其夜特君之愛臣綢繆無已不欲以

常禮限之自鼓瑟以逮承筐所云式燕以敖者此也所云和樂且湛者亦此也好我而示周行卽書君陳所稱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自今以往要其終而勉之尤見樂善之靡倦而朱傳以爲古者於旅也語則就鄉飲乞言之禮以例之也究而論之人臣之言豈真有加於廟算哉特好之靡已故求之愈切耳其曰周行云者又以見夫君臣之相勗以大道而凡茆茆小言概未足以爲獻替之資也德音孔昭蓋言人



臣有淳龐安重之德而聲聞昭著下而待治之  
庶民式爲懿行上而同朝之君子佩爲典型卽  
此可見殿陛之間風度端凝舉趾足法而無有  
越禮愆儀者焉抑又以見夫人臣立朝回翔左  
右正君善俗自有其道而非徒語言文字潤色  
鴻業遂足以塞百爾靖共之責也未章總結之  
曰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人君能得臣下  
之心則無論股肱心膂之寄干城民社之司咸  
有鞠躬盡瘁無敢告勞者矣卽此三章反覆尋  
繹有以見君與臣志同道合相感在意氣之孚

立政又民相求在德禮之化其意和以厚而其  
音正以廣大序曰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三詩  
列於小雅之首與夫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  
者特體裁差異因有大小之分耳夫寧有異旨  
哉



詩經 卷十五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臣謹按鹿鳴序以為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為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詠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意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之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

詩經

監察御史 趙青藜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臣謹按鹿鳴序以為燕羣臣嘉賓之詩夫羣臣也而以為嘉賓其情洽矣進而詠鼓瑟詠吹笙則所以和其聲者至矣更進而詠承筐是將則所以勸之飲食而致其禮意之殷勤者無不用其極矣遂乃質言之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諄諄乎若惟恐其吝此周行而不以遽示者於此見聖人好問之殷取善之切其舍己從人之意



何其懇以摯也夫士人自束髮讀書以來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斯亦聞之熟矣豈其策名委贄而敢忘諸必俟夫吾君之如其委曲以厚之乃始出其中所素藏以與吾君權施報哉然而聖人必以爲不如是而不得者何也蓋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分極而不以情通之則隔禮勝而不以樂和之則離彼夫希榮苟祿者無論矣卽夫稍知大義矢諸夙夜非不懷入告之誠及乎質對大廷而其分嚴其禮敬往往多所畏懼卒懷疑而不

敢前史稱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太宗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顏色冀聞規諫夫太宗之納諫宜無不昭然共白於臣庶而猶必假奏事者以顏色而羣臣進見至失舉措則凡人臣之對越於君者其難其慎亦概可知矣聖人爲之備著其儀於燕琴瑟筦笙以大鳴其豫幣帛勸侑以厭飫其心俾得優游夷懌而嚴者以舒敬者以和乃坦然直吐其胸臆而有不知知無不言有不言言無不盡也故聖人之如是其委曲以厚之者凡以爲中材勸云爾



且夫周行大道也以道培國運則當盛明之時  
進憂危之語以道律皇躬則當晏安之地陳怠  
荒之防以道格君心則當嗜好之萌嚴性情之  
正甚且以萬無一有之事設若或一有之慮如  
禹之於舜而謂無若丹朱周公之於成王而謂  
無若殷王受臣方惴惴戰懼以爲獲罪滋大乃  
君不惟恕其狂瞽而且直探其心之所存以爲  
人之好我此固純臣志士所日夜切切以祝之  
吾君未敢必之吾君者而不意吾君之體恤之  
一至於此也臣誰無心忍不相率而入告乎故

不獨師保以爲啓沃疑丞以爲贊襄庶士御事  
相與獻可替否補闕拾遺而瞽以典史以書師  
箴賧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莫不畢至於  
其前而效周行之示則賡揚之休可繼泰交之  
治可成此聖人所以因燕而作是詩復歌之以  
爲燕儀用垂訓於萬世歟



不圖始於以爲答天報亦以誠實更無七論

詩經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修撰臣金牲

朱子曰記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蓋其所望于羣臣嘉賓者唯在示我以大道則必不以私惠爲德而自留矣此其所以和樂而不淫也歟

臣謹按禮記緇衣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陳澧曰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肯自留



處也朱子說詩引此以互相發明其用意深遠而推其義足以明鑒戒也蓋上下交接之間自獻享禮儀以至一話一言之末皆必合於德義之公而後出之者爲可加當之者爲可受苟文物可觀詞采足尙而揆諸大道未見其有當焉君子卽概以爲私惠而不可以自留處者也夫朝廷禮尙嚴敬情或未通有燕享歌樂以導其和卽止叙君臣相悅之意未始非一時盛事於道義固無歉也然鄉里小民被前聖之遺風而常有深思遠計猶且當燕樂而厘職思况自古

明良相遇責難交傲拜手颺言必有不止於鋪張嘉會以鳴太平之盛者使當日爲嘉賓者唯是懷感激致頌揚於臣子之心誠不容已而不能因事盡規敷陳大道以稱塞主上之意明主特以是爲私惠而無當於德義之公皆在所不取者矣然則天保之答其君也亦豈以岡陵之高大日月之升恒泛舉爲祝頌云爾哉四章之孝享義取乎敬承宗廟繼序不忘而非徒引爲徂賚之詞也五章之徧德義取乎惠養黎元還淳返樸而非徒美其從欲之治也此亦如卷阿



之歆動以福祿之盛而申告以致此之由蓋寓  
規勸於頌美中而後有合於示我周行之義斯  
人主樂聞之而以是爲可受耳因是推之凡臣  
所進於君者稍有不合於德義之公而君卽有  
所不取則君所加厚於臣者苟不以德義相望  
而惟以歡洽爲期在明主固所不舉也惟恐開  
私昵之端也在良臣亦所不安也不願有私恩  
之被也其或公私之介析理未精皆可卽朱子  
之論而惕然知戒者也鹿鳴當燕享之時鼓瑟  
承筐旣已極歡欣和悅之致矣而終冀望夫好

我之人周行之示爲此詩者有虛懷延佇集思  
廣益之心焉聞此歌者有醉酒飽德願獻芻蕘  
之意焉樽俎雍容几筵肅穆以是爲和樂而不  
淫也記曰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  
惑而不樂今所望者皆德義之公而無取乎私  
愛則所樂者固樂得其道而自不越乎禮節之  
坊矣且夫朝廷之禮主乎敬燕享之禮尙其和  
和樂而不淫和也而無失乎敬之意又以見和  
敬之相資而禮樂之情不偏於一也此朱子之  
說其取義至深且遠也



詩經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編修 臣 栢謙

臣謹按周官小行人之職掌使適四方達天下之六節而皇華之詩慎重勅遣以宣德音以達民隱採風俗之淳澆省閭閻之勞逸核吏治之能否察獄訟之屈伸廣天聽而彌遐俾物情之無壅簡書是畏負荷匪輕此固不徒恃智畧之遠而必資採訪之周也審矣夫王者建侯以治國民社之任責之有司宜無不盡心於所事而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五  
得失相間治忽攸殊何也蔽常生於所近情每  
狃於所安弊多沿於所積而事尤抑於所制也  
牧民者惟有專責則意皆樂於報績而憚於任  
過其能者善彌縫而補救其不肖者多諱疾而  
忌醫國家水旱盜賊之虞民間仳離失所之嘆  
其得達於朝廷者不過什之二三耳况乎嶺海  
之外數千里及萬里之遙小民延領跂足不得  
見天子而言情者何限則夫輜軒之使不爲無  
補而採訪之誠尤未容疎忽矣夫興一利而一  
弊旋生除一弊而一弊又伏重以風氣之不齊

好尚之殊致古今之異宜自非旁搜博採至詳  
且悉何以副靡及之懷而盡使者之責哉然則  
咨諏如何勤於訪則無遁情密爲訪則無飾說  
廣爲訪則無偏徇故曰周也後三章曰周爰咨  
謀周爰咨度周爰咨詢蓋重疊言之以廣咨諏  
之所未盡則使臣之責信乎未可苟也春秋重  
出使之才以不能專對爲恥自漢以還奉辭絕  
域乘傳遐方或招諭反側或鎮撫危疑皆以宣  
布皇靈折衝萬里而如詩所云則念切民瘼專  
以循行宣撫爲汲汲是亦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之大者也夫識資聞見而廣材由歷練而成既以經營四方周知情僞則幹濟之雄材經國之大畧亦於是乎出又豈徒著績賢勞無忝使職而已哉

詩經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洗馬臣趙大鯨

朱公遷曰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神降多福不惟福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福也

臣謹按古者君臣之際上下交而情文洽君之



禮其下者既無不周而臣之懽欣鼓舞以報其上者亦綢繆而不能自已然其歸美頌禱之中往往於斯民三致意焉天保之詩極陳宇內休嘉美盛之觀以抒其忠愛之意而其言君福也必歸本於羣黎百姓則所謂以小民受天永命者其義蓋深切而著明也夫人君爲神民之主既受福於天則必爲百神之所呵護而其所以福之者要惟見於斯民而已蓋民之熙熙皞皞於天壤間者莫不有本然之性使以巧僞鑿之法令毆之則淳風遠而厚德漓使限於顛蒙而

安於固陋則不親不遜而俗亦未良也惟上有多福之君則民受多福之庇所以養其身者既耕田鑿井自安於出作入息之恒而相忘於化日之舒長而所以淑其心者復優游於黨庠術序之中相率爲遷善遠罪而漸磨於至治之澤則其潛孚默率而使之自若其天者太平之象日昭著於宇宙之中而人不知也人君惟端拱垂裳以治之雖有宵衣旰食之勤而愈以成其累洽重熙之盛福孰有大焉者哉要之治民之道大要不外乎重農與勸孝使井里無游惰之



御覽經史詩義 卷十五  
夫家庭多豫順之子則自有以召協和之風而  
消兵刑之氣唐虞三代至治之極莫不由此爲  
人君者誠於此加之意焉則已操乎錫福之原  
而其受福於天亦必有如天保詩人之所頌者  
矣

詩經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修撰臣于敏中

朱子集傳曰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  
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

臣謹按德者福之本天人感應之理捷於影響  
惟君有專一純厚之德以爲受福之基斯天之  
福君靡有涯量嘗讀詩至天保而歎美夫當日  
之臣所以頌禱其君者忠愛懇至反覆形容其  
於修德凝命之端隱然言外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今取其辭而繹之天保云者以君之職位本乎天君之福祿亦出於天稱天以致其尊敬之意卽言保以勗其明盛之思若曰天心仁愛人君無所不至欲君仰答天庥以永保此福祿云爾故曰單厚曰多益曰戩穀曰莫不庶莫不興莫不增無非推陳獲福之由以歸本於進德而至於罄無不宜受天百祿其言感召之故益深切而著明惟人君躬至德之厚備律度之和凡所以統御臣民總理萬幾者無不合宜故天命佑之百祿申之不寧惟是而且降爾遐福維日

不足夫曰遐福亦旣極悠遠之義矣又必繼之以維日不足者何哉蓋人君行健以法天體謙以受益懋昭大德日新又新已治而益進於治已安而益底於安皇皇焉惟恐德之所修或有不足於是天眷有德申錫無疆馴致於諸福畢備熾昌未艾亦若不足以酬君德之萬一夫是之謂維日不足也自其德之積累根深基固而不可拔則山阜崇高之勢也自其德之淵深茹納容受而不可窮則川流增長之機也自其德之光明悠久往來繼續而不可止息則日月常



新之象松栢迭盛之形也詩人之比喻或取諸此於是而宜於神故祖考是享而祭則受福以是而宜於人故羣黎徧德而俗致雍熙則信乎其無不宜矣大有之上九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解之者云履信思順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不足與此詩相發明哉顧說詩者以鹿鳴五章君賜其臣天保一篇臣答其君第言詩人之善頌善禱後世至取爲祝嘏之辭不知其頌不忘規固言婉而意切自非然者何以見盛世君臣矢揚賡遂之美且必列之正雅用之燕享乎善

夫明儒季本之言曰雖稱頌而歸於有德則責難之意寓焉與朱子引書昭受之旨相爲表裏臣因引伸其義以明德爲福之本云



詩經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檢討臣張漢

鄭康成箋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朱子曰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

臣謹按人臣之於君頌禱爲忠愛之至頌不忘規尤爲忠愛之至竊觀成周之世君臣交儆相與有成嘗喟然嘆興而不能已也彼其時君燕



臣以示慈惠耳而以其善望之臣言尤懇至爲歌鹿鳴示民不佻冀忠信可以學禮也爲歌四牡將母來諗冀篤親可以興仁也爲歌皇華咨諏咨詢冀善道可以廣智也爲歌棠棣俾知從兄弟之大義爲歌伐木俾知朋友之有信也臣之於君醉酒而且飽德矣臣之頌君徒曰鋪張揚厲獻媚貢諛而卽以爲忠愛乎以故天保詩人頌禱之詞詳於天授而必繼之曰戩穀曰罄宜欲天於君思啓而行翼之俾成君德以爲受祿之地如彼玉瓚黃流斯在如是其不假易也

雖然罄無不宜亦良獨難矣嘗考諸詩宜君宜王宜兄宜弟宜民宜人宜其家室宜其家邦是凡人君出於身而加於民發於邇而見於遠必無幾微之不合於道乃曰受祿之不誣是以天祿取數之多極之於百而無少靳也九如之頌擬諸形容又不可以數計矣臣愚以爲九如之頌由百祿廣之罄無不宜之義當以九如之箴廣之今夫山之爲性宣氣產物願君如之德洽好生也大陸曰阜旣高且厚願君如之治致隆平也山脊曰岡是爲山綱願君如之四方爲綱



也大阜曰陵峻極於天願君如之履高益慎也  
融而爲川濟下流謙願君如之與道爲體而不  
息也月哉生明上弦就盈願君如之持滿有道  
也旭日始旦出地就明願君如之日進無疆也  
信彼南山億萬斯年願君如之仁壽以其靜也  
受命於地松柏獨正願君如之樹德莫如滋也  
彼君人者實有可以受祿之地其於祿也天顧  
不取諸其懷而予之乎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  
吉履旋卽吉祥也書曰嚮用五福曰攸好德德  
卽福也君人者修五事以立皇極之體勤八政

以成三德之功一以貫之乃胥天下而錫之福  
哉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詩經

吉蠲為饔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編修臣諸錦

毛萇傳曰吉善蠲絜也饔酒食也春日祠夏日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君先君也卜子也

鄭康成箋曰公先公君曰卜爾嘏主人傳神辭朱子註吉言諏曰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

絜卜猶期也

臣謹按詩天保第四章經曰吉蠲為饔是用孝



享者吉蠲傳約言之朱註吉言諏日擇士諏日如吉日維戊吉日庚午之類擇士如奉璋峨峨髦士攸宜之類蠲言齊戒滌濯齊戒如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是也滌濯如自羊俎牛鴈鼎及鬯是也傳云饔酒食稽之周頌思文之篇貽我來牟帝命率育鄭箋云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詩以言此明粒食之報卽生民詩所云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之家法也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者凡禮有五祭屬吉禮大宗伯之職以吉

禮事邦國之神祇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覲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各有祭典惟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經言時祭以該禘禘言先王以該上下神祇傳據周禮先王而言故訓公爲事箋據中庸上祀先公追王之文而論言故以公爲先公也公自后稷以至祖紺祖紺卽箋所謂諸鬻也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者傳云卜予也朱子曰卜猶期也二義相通禮運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嘏傳神意辭萬壽無疆非



臆說也帝錫武王以九齡天命成周之八百德  
之至者福不能違理之至者數不能違言錫言  
命卽予也期也之謂也至如大雅旣醉之詩所  
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嘉樂之詩所云保右命  
之自天申之則又祭畢而燕而繹九族黃耆公  
尸之有答者也君上之尊同於帝天無對臣下  
斥言爾者本天本先王福君而言此嘏之質詞  
也合天保一詩本末而推言之詩序下報上也  
而朱子亦云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  
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言天之安定我君使

之獲福如此也原臣子之於君父理當宣力効  
忠卽上不下施爲臣者亦應竭其耳目股肱之  
能以尊元首之戴初不可以施報論但此詩頌  
美成周以忠厚開基如彼而世德作求如此而  
又於嘉賓使臣兄弟朋友故舊之間將之以和  
樂忠信則福祿之應卽在陟降呼吸之際如拱  
手操券皇天相付曰單厚曰多益曰戩穀曰遐  
福於何徵之徵之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也  
上有五詩以逮其臣卽有山阜岡陵川五如以  
相報箋言福祿之委積高大而萬物之收皆增



多也猶之敬服用情各以其類休徵五紀各以其時不必定爲何福是何詩之應也然天保詩人以爲此非臣之敢於誇詞福君也君蓋自以孝德致此福祿爾王者宗廟吉蠲孝享如此致慤則著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神至民質福之積政之成也夫偏黨結則機械生機械生則罪罟密求其相與飲食宴樂弗可得已經言日用飲食蓋德一而俗恬政醇而民龐禮達而分定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康衢所謂日出而作皇矣所謂順帝之

則在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由是羣黎庶民百官族姓徧爲爾德正如下篇采薇以遣征伐出車以策功力杖杜以說師衆魚麗以守法度南陔以敦孝友白華以厲廉恥華黍以豐蓄積由庚以順陰陽南有嘉魚以安賢者崇邱以遂萬物南山有臺以基爲國由儀以理萬物蓼蕭以均恩澤湛露以萃萬國彤弓以右諸夏菁菁者莪以隆禮儀此正小雅一十六篇卽皆助德之明徵也坤道順而有常有常則可久乾道健而不息愈進則高明南山之壽斯干詩註所云南



山深遠君子攸芋攸躋攸寧者也今神祇饗德措正施行君臣交泰繼繼承承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如松栢相承然於周為儼如元公之後有伯禽召公之後有召虎尚父之後有呂伋松栢正世臣之喻而注疏所未及發明者也此詩雖居小雅之一篇實為治內之樞紐生民清廟之本皆肇是焉抑天之福君更有出於常人之意計者或以殷憂啓聖或以多難興邦唐虞之所以敷治四方之所以風動者罔不由之此又天保詩人言外之意也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六

詩經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編為爾德

編修臣徐文煜

朱子曰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為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為德也

臣謹按易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又記曰明七教以興民德又曰一道德以同俗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官骸具而養欲無窮賦畀全而禮義咸裕德者生民之至性也飲食日用



者生民之大欲也王者體天出治一身荷君師之任既爲民謀其身家復爲民全其性命教養二者固並重而不容偏廢者也然而養以備教之具教以繼養之成其事雖有兩端其理無非一貫總以順其飲食日用而已夫成周繼夏商忠質之遺羣聖代作統緒相承於上有文武之君下有周召之臣一德一心堂廉濟美壽考作人之雅化數世相維於不替而漸摩旣久觀感自生自王朝以達邦國由卿大夫以逮士庶人無不親遜成風而聲教四訖此關雎麟趾諸什

風風可誦也斯卽堯之所謂時雍於變舜之所謂四方風動禹之文命敷於四海湯之帝命式於九圍者固先後同揆古今一轍也猗歟休哉何其盛也而詩第曰日用飲食而已是豈王者之世僅使斯民飲食不乏日用有資可以備水旱裕蓋藏而舉凡所謂五禮六樂七教五刑以及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諸大政遂可置爲緩圖已乎非也飲食有經日用有則德不囿於飲食日用之中不越諸飲食日用之外記曰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書



曰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  
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蓋天經地義之  
精不外朝夕起居之內飲食日用器也而道存  
焉此韓愈所謂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  
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  
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二  
帝三王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苟舍是而別求  
性命之原高談精微之蘊則德其所德非吾所  
謂德清淨寂滅之說惑其耳目錮其心思漸入  
於異端岐趨而不返而身心性命之旨轉至行

之而不著習之而不察無惑乎人人日遊於德  
之中猶自人人日軼乎德之外也抑知民之秉  
彝好是懿德仁敬孝慈之良本在率履持行之  
內衣食既裕禮義自生百室盈而婦子寧剝棗  
烹葵子弟篤愛敬之節吹豳飲蜡閭閻敦嫻睦  
之風推之元黃為公子之裳朋酒獻君王之壽  
可知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  
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熙熙然戶盡可封  
之俗人無失德之愆一道同風之盛早即於日  
用飲食之間裕之矣蓋日用飲食所以遂生即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六  
所以復性以之爲養則因天之時察地之利用  
人之力開其源節其流固不能於飲食日用之  
外別有所謀以之爲教則正君臣篤父子定上  
下序長幼別嫌明微制節謹度亦未嘗於飲食  
日用之外更有所施蓋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六  
府三事理本一貫也而要之民以君爲心君以  
民爲體上有廸德之君而後下有敏德之民書  
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夫福卽歸之於民而德則端之於君者蓋福民  
卽所以福君而德者福之本君者德之準爲人

君者誠宜修德以斂福也歟



詩經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編修 臣羅源漢

朱子曰質實也言其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

臣謹按德字乃此詩全篇之根柢夫詩人頌神之貽福而必祝君之德者此古人歸美之中必寓責難之旨故夫假樂則頌顯顯卷阿則美圭璋率皆此意倘全篇但言福祉是亦容悅之詞耳豈古君臣相與之義耶且夫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德固君與民所共有者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而又經以漸摩之澤感人切而入人深故其時民皆率德而翕然從欲以治卽至漢唐以來去古寢遠然而上有恭儉仁惠省躬迪德之主而民亦有親遜雍睦和平豈樂之風其轉移化導之機恒若響應此可見民有自具之德而詩人頌君所爲必以民之率德爲驗也其曰質者何也或疑周道尙文茲兢兢焉以質爲願所以防其流而救其失其實不然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曰王者

之民皞皞如也而堯衢擊壤之歌亦云出作入息鑿井耕田忘帝力於何有其氣象之渾樸大率類此今試與觀乎豳風豳雅豳頌諸詩所載民風綦詳然而三農九穀而外無他業也雞犬桑麻而外無長物也烹葵剝棗而外無珍味也社方祈御而外無繁文也若夫婦依土媚聯其情通力合作齊其衆履畝嘗旨作其力稱觥獻壽達其忱夫亦何在非日用飲食之事而爲其所最質者歟至於民氣旣淳民俗益厚親親長長咸本德讓以相將遵道遵路皆體德意以俱



化有不徧爲爾德也乎蓋三代盛時君無一事  
不關乎民民無一事不視乎君乃至德化旣成  
風同道一斯民風所在卽主德所徵故不曰民  
之德而曰爲爾德者正與詩所謂莫匪爾極之  
旨同而洪範所云凡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亦卽此意耳顧臣謂徧德者民也而慎德者仍  
在君徧爲爾德者民也而懋敬厥德者先在君  
夫君德豈易言哉臯陶謨曰思日贊贊襄哉說  
命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誠以日新又新之學  
搯自皇衷而以引以翼之功事存啓沃公孤卿

尹輔理於上庶司百職贊勩於下同寅協恭大  
小一德明良喜起之風見於朝廷正德厚生之  
澤溥於百姓純嘏之錫莫大於是瞻聖治者所  
由熙遊於太和之宇宙歟



由照數然太味之平由想  
戰新外百較勝精之風與火然最聖聖  
心一勝便其喜味之風只然醇或玉  
長神聖氣土氣后百都贊懷外不同  
同實國恭火

詩經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修撰臣金牲

臣謹按天保一詩所以頌君福者不一而足而其平易切實廣大深遠則莫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云也夫民以質稱疑若椎魯蠢愚未足有光治象豈遂臻邽隆之盛而為集福之本哉不知風俗之淳漓化理之升降繫焉即氣運之休咎繫焉蓋機智日開而民之詐偽滋勝惟不安於日用飲食之常而教令遂有所弗率刑法



遂有所難齊此固非吉祥善事也嘗讀康衢之  
謠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擊壤之歌曰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民自適其耕鑿之安而並氓夫知  
識之見故堯得成其協和之治而長享其富壽  
之祥詩人之意其猶是歟夫民之由質實而趨  
文巧由文巧而長囂凌亦勢有固然積習殆難  
更化惟聖人人情以爲田有所以利導之柔服  
之使之去其僞而返其真率其常而安其樸士  
恒爲士農恒爲農食舊德而服先疇者皆惟本  
業之務無異物之遷故其時俗尙敦龐閭閻和

樂獄訟衰息兵革不興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  
心此誠至治之馨香可以感於神明者矣禮曰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  
備而所謂大順者則莫如風俗之同試思氣象  
則熙熙皞皞道路則蕩蕩平平百姓日用而不  
知聖人無爲而成化卽國家受天之祐申錫無  
疆莫大於此奚俟麟鳳在郊龜龍畜沼而後爲  
盛世之嘉祥也哉夫民之斲雕爲樸實君德有  
以感化之非必聽命於冥漠不可知之神也特  
其靡然嚮風不疾而速從欲以治渾乎自然若



有非人力所能爲者則以爲非神之力不及此而原其所以得此於神者惟誠孝感格而後默相者有舛蠶之靈後應者還淳古之俗則所謂神之福者仍本乎君之德而已矣

詩經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編修臣徐瑋

臣謹按書有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則知降衷生民本無不善而其後不能不日漓也然由厚而趨於薄者習俗之弊則革薄而返於厚者教化之權是必閑其心思耳目之邪以養其敦龐淳厚之氣使復還於未雕未斲之天則民志定而民風古本固乃以邦寧矣今使民而皆以智巧相矜以機械相尚此非民之福也王者錫福



庶民必使一歸於質質者非喬野椎魯之謂也  
士農工商是謂四民而皆有所爲質者士質  
於學忠孝廉節不言躬行而無虛聲動衆之習  
焉詩書六藝修身淑性而無高談橫議之失焉  
言揚行舉席珍待聘而無游揚奔競之弊焉此  
士之質也農質於野嗣爾股肱純藝黍稷而惰  
游失業有戒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囂陵詬  
誶不聞焉獻豸私縱躋堂上壽而先私後公弗  
敢焉此農之質也工質於肆越鎛燕函各安其  
業而見異思遷弗爲焉飭材辨器必利於用而

苦窳不良不入焉規矩準繩悉程於度而奇技  
蕩心有禁焉此工之質也商質於市布帛菽粟  
民用是資而金玉珠貝弗貴焉質劑量度稟成  
司市而詐僞爭訟不興焉懋遷有無止逐什一  
而龍斷居奇弗爲焉此商之質也夫天下之大  
四民焉盡之矣四民之善一質焉盡之矣今使  
入其國而學無游士野無莠民工無技淫商無  
豪富豈非國之福哉亦豈非民之福哉要不外  
日用飲食而得之夫事有質而不可厭者日用  
飲食是也而人於職業所當爲亦當如日用飲



食之不可去故夫絃歌誦習士之日用飲食也  
耕耘作息農之日用飲食也範金合土工之日  
用飲食也通財化居商之日用飲食也夫惟各  
安其日用飲食之常而無妄願故不爭於所無  
無游思故不惑於所誘於斯時也異端邪說不  
興悖淫匪彝不作循循乎其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也蕩蕩乎其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也質莫質於此矣不然而如程子所  
云士庶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民  
志不定而質漓矣所以古之聖王必謹庠序之

教咨保介之官監工司市皆有法度胥天下而  
返之於質焉此坊民之道也唐虞三代所謂民  
之質者如此若乃莊周所稱赫胥氏之時民居  
不知所為行不知所往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質  
則質矣然此太古淳悶之世容或有之而不可  
語於唐虞三代之隆也



詩經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靡靡駕言徂東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  
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  
芾金鳥會同有繹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  
助我舉柴四牡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  
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  
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監察御史臣沈世楓

小序車攻宣王復古也



呂祖謙曰車攻所以爲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欲明文武之功業此亦足以觀矣

臣謹按田獵之事自古爲戒而車攻之詩先賢以爲復古者誠以宣王之狩非以逞車騎之都畋遊之樂也昔者虞廷輯瑞班朝四時皆有巡狩所以敷奏明試者其禮甚密而意甚周至於蒐苗獮狩詳於夏官簡軍實撰車徒遂獻禽以供宗廟賓客之用所謂因田獵以講武事也厥

後此禮幾廢至宣王之時遂有東都之會此詩人詳述其事而美其能復古也觀其車攻馬同建旄設旒言有司先爲戒具以待乘輿也逮乎稅駕東都未事田獵先事會同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可見天子意在柔遠是以遐邇傾心威儀容與也會同畢而後武事興則曰旣調旣同不猗不失見紀律整嚴不矜詭遇也曰悠悠旆旌徒御不驚見軍容暇豫不事奔馳也至獲禽以獻則曰大庖不盈可知意不在於從禽亦不嗜殺之至意也宜詩人拜手而畢其辭曰允矣



君子展也大成然則田獵固聖賢之主所不廢  
特忘其典則而但以馳騁般樂是務者即長楊  
上林之類是也誠能於率由舊章之中存無敢  
怠荒之意惟藉是以布招攜之德使列服輸誠  
明司馬之法俾戎行作氣則不獨鑾輿所過頌  
聲四作即垂之奕禩亦傳為盛事矣

詩經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  
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編修臣 王會汾

臣謹按天下安危之本視乎生民而生民憂樂  
之原係乎主德未有誠心保赤而物不得其安  
者也亦未有鋪張文具而民得蒙其福者也文  
武以實心逮下其時萬物由庚兆民允殖天下  
之氣如一人之身息乎踵達乎顛流暢乎四肢  
而動盪乎關節故無水旱昆蟲之災凶饑札瘥



之患其要無他以誠心感生至和而已宣王卽  
政之初遇災思懼治績勃興惜其執德不堅美  
業中廢今其詩見於小雅者什有四篇六月采  
芑則南征北伐之詞也車攻吉日則蒐田復古  
之事也此四篇皆有美而無刺至鴻鴈一詩憫  
萬民之失所而能勞來安集之故序說亦以爲  
美宣王然哀鳴中澤萬口嗷嗷雖無懟怨之辭  
而民窮蓋亦可見且其言曰維此哲人謂我劬  
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意當時朝廷士大夫及  
四方司牧之臣必有不能恤下視水旱凶饑爲

運數之適然者故其後卒至於依樗采菑從其  
婚姻而不見收卹也竊料宣王之時民困矣財  
殫矣人主狃於治績之小成典章之粗舉不復  
能以忠誠懇惻實致於民所以天和不應民卒  
流亡生理旣窄則風俗日偷古先王睦婣任卹  
之意蕩然無復存者一變而爲繁霜曷足怪歟  
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爲民父母當常  
抱納隍之慮切引罪之思故能使氣應情通上  
下交泰今鴻鴈之詩所謂窮者欲達其情勞者  
欲歌其事而猶抱有言不信之憂則否隔成而



民氣悲矣序所云矜寡無不得其所者儻亦後  
儒附益之說而非其實歟又按鴻鴈以下諸篇  
庭燎則因美致規也沔水則憂心念亂也鶴鳴  
則師傅教誡之詞恐其不誠而因以不明也至  
於軍士悲其轉恤賢人勉爾遁思而民困遂以  
不拯矣終之以斯干無羊者亦因以爲諷也若  
曰閭井之流亡如此而猶得安於莞簟乎窮黎  
則溝壑將填而何暇廣蕃庶類乎此孔子序詩  
之旨也總之文武之德澤所以蟠結乎人心者  
在於周知疾苦而曲致其情觀四牡采薇諸作

忠厚藹然真盛天子也宣王內修外攘一時文  
章歌詠燦焉可觀而淳化未流民生日蹙豈非  
誠意有未孚歟衛文之駮牝推本於塞淵魯侯  
之垆野根極於思無邪帝王將務安輯其民富  
而教之其尤不可以不誠也



而... 其... 不... 以... 不... 誠... 也... 之... 則... 性... 則... 然... 帝... 王... 辨... 辨... 安... 薄... 其... 其... 高... 焉... 意... 亦... 未... 年... 煥... 壽... 文... 之... 德... 非... 非... 本... 然... 泰... 則... 皆... 為... 章... 如... 精... 氣... 何... 歸... 而... 聖... 分... 未... 就... 矣... 全... 日... 聖... 豈... 非... 忠... 貞... 節... 然... 真... 益... 天... 千... 山... 宜... 玉... 內... 對... 於... 對... 一... 部... 文...

詩經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王... 八... 之... 未... 卦... 未... 于... 檢討 臣 張鵬翀

朱子集傳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蓋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樛言愛當知其惡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六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爲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由  
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  
幾乎

臣謹按鶴鳴之詩小序以爲誨宣王鄭箋謂教  
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朱子始定爲陳善納誨之  
辭臣嘗諷咏而紬繹之覺義蘊無窮人主能時  
時玩味入心則居敬窮理通德類情內聖外王  
之道無所不該而要在慎獨以存誠則所謂誠  
之不可揜者尤其本也夫聖人之道動靜一原  
密室顯地初無二致然班朝蒞官之時莊敬易

持而深宮燕閒之間怠肆易起故患常生於忽  
微而志亦戒乎漸習古聖王雖從容燕閒必有  
誦訓箴諫而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防未萌  
之欲者甚嚴蓋知細微幽獨之偶肆甚於共見  
共聞之難揜也後王燕逸恒視爲宮闈事閤外  
人莫知宦官宮妾巧爲承迎聲色貨利日相浸  
漬一爲所引勢若順流明知其非道而牽於所  
愛狃於所便固已溺而難挽矣雖有正言讜論  
且多方爲拒飾之計佳鷁斃於袖中美人卽離  
輦側者有幾人哉漢唐已事炯鑑具存當時所



恃爲秘密而罕知者大則正史書之小則野史  
載之起於一念之忽微而不能揜天下萬世之  
指摘誠不可以不懼也誠能謹小慎微雖處幽  
獨得肆之地凜然若天帝之鑒臨則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而中和位育  
之效皆自覩聞莫及之地操之正如于野于天  
鳴聲遠聞被四表而格上下誠之不可揜如此  
夫若夫理之無定在則窮理之功尤爲切要蓋  
存誠在乎主敬而窮理在乎集義臣嘗反覆程

朱之書提綱舉要不外乎敬義夾持所謂直上  
達天德者此也敬所以涵養此心心無放佚乃  
能窮理理無不在故無定在在淵在渚卽隨時  
處中之謂耳中無定見則游移兩可中有成見  
則執滯罕通此程朱卽物窮理之功爲不可缺  
也誠能慎簡名儒博延俊彥俾日親便坐研究  
道義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輔養君  
德孰亟於此且知言尤窮理之要博咨羣議固  
可集思廣益然非中有權衡大公無我安能執  
兩用中故有同一言而此言之爲公彼言之爲



私者有同一言而爲國言之則公爲身言之則私者是以知者或不敢言言者或未必知是非疑似淆惑實多此知言所以難也臣竊謂進言者但當計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身之利害聽言者但當問其理之當否不必問其意之公私無補於國計民生雖公何益有補於國計民生雖私何損一洗拘攣牽制之習而後是非疑似之介不以兩在而或淆在淵在渚虛衷察理活潑潑地體物不遺詩人之旨所以引君於道者至矣至於愛憎之所施則又賢否之去留羣情

之向背所係而不可不深察者檀之與穀玉之與石知者皆能辨之至愛憎之心繫於一偏則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者多矣加以左右近習之炫惑則檀穀倒置玉石不分者又多矣故詩人以爲園中之檀可愛而勿并愛及蘗則擇能而使舍其短而取其長引類以升舉其直而錯其枉不牽於私愛而寵祿無所過矣至如他山之石旣粗礪矣又疏遠焉宜無足留意者然而用以攻玉則可效磨礪之功成溫栗之質豈修德者所宜廢乎蓋言莫予違但覺順從



御覽經史叢書 卷十六  
之可樂而潛滋其驕逸之心孰若近正士聞正  
言有所嚴憚切磋以助成德業之爲美卽其人  
果有可憎亦當察其素行不以一青掩德乃能  
收攻錯之益耳愛能知其惡憎能知其善則嘖  
笑不妄加賞罰不濫及不動聲色而成順則之  
治矣此詩人陳善納誨之志也朱子所謂觸類  
引伸者臣請誦古語而推言之語曰戰戰栗栗  
日慎一日人不躓於山而躓於垤言人情能謹  
於難而不免忽於易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  
里言勤於始者每怠於終也語曰安樂必敬無

行可悔言燕安易溺覆轍當誠也語曰毋謂胡  
傷其禍將長毋謂胡害其禍將大言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也語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  
見吉凶言人君當以正人爲鑑勿近邪僻也語  
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言察民休戚驗政臧否  
也語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言民力易竭言利  
之漸不可長也語曰去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尙  
在耳言爲政喜靜而惡譁毋使俗吏滋擾也略  
舉數端以抒一得其詩人引伸靡竟之意乎臣  
備員侍從職司文墨雖不專任言責然竊謂面



折廷諍直陳可否者諫臣之事也從容諷諭陳善責難者詞臣之事也故雖不敢朝夕獻納而每於說經之次致其拳拳之愚忱焉

詩經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監察御史 臣 高景蕃

朱子集傳言誠之不可揜也理之無定在也

臣謹按君子之學不外誠身明善而已誠身則一真無妄而有以立萬事萬物之原明善則炳燭幾先而有以盡無方無體之用自夫人以緣飾之心處之將伸節昭昭而惰行冥冥而不知微顯有必至之符也抑以膠固之見乘之將守其方隅而遺其變化而不知隨在皆一理之貫



也鶴鳴之詩所以善爲喻也夫是詩爲納誨而作將必上稽諸天命下察諸人心中參之庶事於以驗從違之不爽晰至理之微茫庶幾返觀內照而不忽於誠中形外之幾度務揆時而不拘於畛域偏私之見此納誨之常也而詩不正言其所以然也罕譬而喻使夫深思而自得之故不言誠之不可揜也而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不言理之無定在也而曰魚潛在淵或在于渚蓋鶴微物也託足九臯若至幽遐矣而引吭長鳴則聲聞于野焉是其嘹唳之音雖欲揜

之而必不可揜也已如此抑魚亦一物耳淵泉自得若有方所矣而水岐之渚又未嘗不在焉是其游泳之致欲執一定以求之而不得也又如此由是推之暗室屋漏之地不啻九臯之邃密也發邇見遠之微不啻四野之聲聞也事雖散於廣遠道不下帶而存不啻在淵之魚而又或在渚之魚也故夫天地非大吾身非小千古非遙一念非近幾之所著莫能掩也事有精粗理無精粗事有大小理無大小於彼於此無可執也使其自欺於幽獨之中而謂可矯飾於大



行賢經史詩事 卷一六  
廷之際以一已有盡之見而欲求盡乎千變萬  
化之無窮也此必不可得之數矣是以君子務  
戒懼慎獨以誠其身格物窮理以明乎善推之  
而刀劍有銘盤盂有儆不敢以纖悉自弛其誠  
也昌言必拜邇言必察不敢以滿假自隘其明  
也誠至故參乎天地動乎鬼神而無不之也明  
至故妙乎百爲達乎萬事而無不當也知行並  
進明誠兩立修己治人一以貫之矣此詩人納  
誨之意也歟

詩經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

監察御史 臣 陳仁

朱子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  
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  
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

臣謹按詩之言當矣切矣蓋以人君施爲舉動  
皆當謹之於幾微之先不可輕露其意使他人  
得以窺測之苟或一露其幾不惟聽吾言者有  
所觀望而生讒譖亦且伺吾意之所向而有所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假竊然此姑不具論請卽讒譖之一端而究言之夫木之高也風必撼焉石之峻也水必激焉賢人者庸人之所深不樂也是故積賢生美積美生譽積譽生忌積忌生讒夫讒人者必小人也讒於人者必君子也君子之讒於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卒寵於君孝子不得終愛於父貞女不得暴志於夫良士不得全交於友古今來罹此患者蓋不少也楚之屈平可謂忠矣汨羅之沉至今悲之吳之子胥其功顯矣鴟夷之浮慘何極焉非獨此也西伯大聖人也而羨里之

囚不免申生致胙父子至親也而待烹之殃奚爲而至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述讒之奸也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著讒之害也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惡讒之嚴也久矣讒之爲患不可不辨也夫泰山之溜可以穿石洪爐之火可以爍金深壑之霧可以障天層山之雲可以蔽日賢人之行不堅於金石而巧言之毒甚於水火吾心之明不皎於天日而壅蔽之患多於雲霧則讒之難辨曷可勝言乎是故知吾有所善也則伺其隙以疑之知吾有所惡也則多其過以重之



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未識吾之心也則微詞以嘗之未必吾之從也則他事以探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或勢所不達則因其嬖以致之語所不在則迂其說以及之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短其事而陽爲不知其人述其語而故爲不解其意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虞其核也則託於所聞恐其怒也則觸其所忌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反辭以多譽之而實以暴其短假事以深惡之而因以發其私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託爲誤泄而卒諱之俟急叩之而後言因所

概論而泛及之若緩語之而不切如是者不可以不察也何也無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向讒人亦向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方讒之始君容之而不拒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察知讒而去好惡明白決斷不疑則亂爲之止矣故人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明二曰斷明則視聽不惑斷則除屏必力且夫大奸似忠大佞似信聽言者非心如明鏡物無遁情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未有不墮其



術中也昔成王嗣位之初周公以叔父至親居冢宰之任而管蔡流言成王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夫以成王慈祥樂易之主一聞讒言尚不能無疑於周公况其他乎故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使爲人主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並觀信任無所倚則魍魅讐於雷霆雨雪消於見睍雖有善爲讒者且不敢爲矣卽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此又人主守約之方也臣因朱註讒譖二字而申言讒之爲害與讒之難辨如此

詩經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監察御史臣張濬

臣謹按天之道動直地之道直方人受天地之正氣以生而剛德具焉故直爲人之生理不直則無以爲人觀赤子之啼笑其端無間於中和匹夫之是非其論不謬於賢聖則直本根乎天性之自然而因以合乎人心之同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夫蚩蚩之民



無所私曲且如此矧臣工之在位者忍以不直事其君哉是故靖共之道不一端而引君於當道務以直爲之主書所謂安汝止其弼直者此也顧直必兼言正者正則無不直直者未必正三代而下人臣招其君之過以沽名此挾私妄上至無禮之所爲君子嘗深惡之而目之曰訕曰訐曰絞則不正甚矣烏得爲直乎正直者無一念之稍涉於僞無一事之或顧其私易稱敬以直內書稱直哉惟清蓋直焉而能敬且清斯可謂正直之至者矣且夫正直必剛剛者陽之

象也不正直必柔柔者陰之象也陽剛之象不易覲而於廷諍之時偶見之陰柔之象不可逢而於面諛之際數見之然而不易覲者每爲人主之所不樂觀不可逢者偏爲人主之所最欲逢此正直之臣不世出而非神聖之朝則其途甚危其類亦甚雜也何則上有納諫之君斯下有敢諫之臣從來君驕則臣諂主聖則臣直人第見引裾折檻者侃侃自將蹇諤不屈以爲古人臣何風采可畏愛若是而不知實由聖君之寬容大度爲能相與以有成故曰正直是與也



御覽經史詩事 卷十六  
竊嘗綜覽前史而歎臣之正直者無踰漢之汲黯唐之魏徵然武帝知黯之賢而不能以太宗知徵之賢而幾欲殺之是則好諛惡直雖哲后亦復不免乎要之非獨其君之過也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蓋未有旣犯衆人之所忌而猶得蒙一人之獨知者故詩人以靖共責同僚一則曰正直是與再則曰好是正直明乎邪佞之臣其勢聚聚者必有比匪之傷正直之臣其志孤孤者貴有相助之理善事君者於此而維持之輔翼之此兆民之公心萬世之常道而兩間之正

氣也



詩經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  
理南東其畝

給事中 臣 衛廷璞

臣謹按周家以農事肇基地之法宜莫善於  
周乃此詩首章不歸美於本朝而遙溯神禹蓋  
因觀南東之畝而靜念所從也書稱文王卑服  
卽康功田功今考諸司馬法制度殆極精詳然  
實則踵夏后之遺事何以見之周禮遂人之法  
大概同於匠人先儒於遂人治地謂是成周之



制於匠人爲溝洫謂是前代之制其所謂前代者雖未確指爲禹而以虞書濬畎澮川之言觀之則有明文夫利之在生民者前聖爲之而有端則其事可繼後聖循之而有緒則其功易成惟後聖有可見之功則前聖愈有難忘之德矣其所稱南山者傳云卽終南山也嘗考禹功所在尤莫詳於西北今西北一帶平原多而川澤少似乎禹甸難施不知西方屬金固水所由生也北爲亥子之方又水之本位也觀於西北夏秋之交泉隨地湧此正溝遂所宜用而蓄洩有

兼資也自水道通而地利盡高者不早下者不澇而昫昫原隰曾孫得以田之矣所謂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者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自高趨下畝之所向溝遂從之或南或東大致然也夫有溝遂之類則有徑畛之屬由徑而畛以達於川上之路其爲不田之土多矣聖人非不知惜也資爲道路實藉以隄防故田不汙萊而耕餘三九且自郊而野田廬在內溝洫在外地勢高下參錯有以限戎馬之足在易地中有水伏至險於大順取象於師而昔人所云以水佐耕者



行覽經史詩義 卷十六  
豐以水佐守者固亦此意也又周禮有曰凡行  
停水磬折以參伍鄭注謂坎爲弓輪水行欲紆  
曲也南東其畝則或遂縱而溝橫或洫縱而遂  
橫有以殺乎水之勢而又有以生乎水之情此  
又聖人制度之妙也春秋傳國僑伍田疇前後  
漢書召信臣杜詩輩開陂澤其功何敢望於聖  
人而其民猶歌且頌之則此詩因美曾孫而上  
追神禹豈能已哉

詩經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編修臣湯大紳

朱子曰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  
壟也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  
溝則其畝東矣

臣謹按信南山詩意而知農田與水利相乘未  
可缺一而不備矣蓋帝王之治以貴粟重農爲  
本而畝畝之制以分田樹穀爲先田何以分必  
溝洫澮川之正其界而農夫無越畔之虞穀何



以樹必燥濕高下之別其宜而土膏收長畝之利故欲力田必先計畝欲計畝必先知其疆理伊古以來聖君賢相留心民瘼未有不於田功亟講者也夫後代之天下猶古之天下後代之地利猶古之地利戶口日益繁人力宜日益廣矣然一遇歉歲民或不聊生者得非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歟嘗考禹貢所載冀州土惟白壤田惟中中揚州土惟塗泥田惟下下此其土宜地脉相去懸殊不待智者而後知也乃江淮之間歲收秔稻

足供東南之食而北方所植不過高粱小米又收穫無幾不得不待給於吳楚之區無他疆理之法久湮而目前耕作皆有類於縵田也然則疆理之法其可不爲之加意哉俗儒之論輒謂井田爲必可復其說誠迂濶而難行然井田之制雖不可復而代田之法猶足相參漢書食貨志有云武帝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又云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是則代田所獲之粟數倍於縵田所獲之粟矣由一畝



而推之一頃由一頃而推之一鄉由一鄉而推之一縣一府以至通省其田日益闢其粟日益富也平原之土其有類於分畦築壟之方蓋如此若夫濱水之地尤資隄障之功周禮不曰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平乎誠使水利旣興而復詳求於疆理之術俾經界有定播種以時將時和年豐家給人足出作入息含哺鼓腹之象何難再見於今日哉

詩經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給事中臣汪櫛

臣謹按則壤首詳於禹貢地制大備於周官自古力農者必先治田而治田者必明水利疆理旣定畝制復詳使土効其官水歸其壑潤下之性克順作甘之氣乃升其所以爲農田計者至周且密矣詩所云我疆我理者因地勢以定井則分合不可以不辨所云南東其畝者因水勢以治田則利害不可以不明疆以別乎其大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提封百井規模貴整肅矣本匠人之制起而疆  
之徑外有畛畛外有塗塗外有道復有路雖一  
成之地不啻畫域而分疆矣理以析乎其細也  
甫田九萬節目易紛紜矣修遂人之法起而理  
之川中有澮澮中有洫洫中有溝復有遂雖千  
里之內無不有條而有理矣疆理定矣土不可  
以無水五行有相資之用水更不可以無土二  
者有互濟之權於是更詳其畝之制有如遂之  
水自西而東注於溝也不峻其畝於南則水不  
入溝而入田惟南其畝而遂之水不溢於田者

田亦可時資其水於溝也舉一南而凡縱橫之  
盡變者準此矣有如遂之水自北而南注於溝  
也不障其畝於東則水在田而不在溝惟東其  
畝而遂之水歸於溝者溝亦可時引其水於田  
也舉一東而凡經緯之盡善者視此矣要之疆  
理者順地勢之所宜南東其畝者順水勢之所  
宜而溝洫不淆經界益正在昔大禹之濬九川  
距四海必濬畎澮距川小水治而大水並治是  
不惟河渠水利本相通而治水明農實一體也  
三代而下不必盡井其田而耕之誠能通溝洫



之制因其高下隨地制宜使蓄洩有方旱潦有  
備則原隰墾闢黍稷翼與地無或遺之利歲皆  
大有之書疆理南東洵力田之要務歟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詩經

監察御史 臣 馬燦

朱子集傳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  
其遂東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  
其畝東矣

臣謹按帝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所  
以詳爲區畫者蓋以經界溝塗乃治地之良規  
實萬世所永賴故其時不特耕者灌溉有資咸  
勤稼穡卽公卿大夫亦莫不以農事爲先務此



信南山之詩所以追維禹甸而詳言疆理也疆以治外爲錯壤之經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大勢之宜正者也理以治內爲平疇之緯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此節目之宜詳者也由是而遂之自西而東入於溝者則南其畝遂之自北而南入於溝者則東其畝旱則受其輸及澇而洩之亦無泛溢之憂矣考之周官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止水蓄水之令則職之稻人浚導之功瀦積之事雖有旱澇猶可以人力補天時之所不

及法至善也後世斷不能遵循古制興復井田而其講求於平日以庶幾水旱無虞者自可通古人之意而治之蓋大川巨浸方略則寄之重臣疏濬亦自有專職至於田間水道縷析條分爲灌輸所恃者實牧令之責是以漢之循吏無不以此報最而唐宋以來經濟之臣紀績尤多誠使司民社者時留意於溝洫畊澮相其源流觀其通塞督之以疏鑿之方教之以啟閉之節自不至一遇雨水愆期卽聽其荒蕪而莫之救也且夫田非不廣袤而水泉自有餘也所患者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六  
聽其自然積歲不爲整治塞者任其塞通者不復通得雨則相慶逢旱斯束手耳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若農時使之力穡而暇時又教之勤治溝渠則習其勞而可以廣生養之途者并可以杜游惰之漸也觀於詩而疆理有經斯屢豐有慶故卽繼之曰益之以霖霖旣優旣渥又繼之曰疆場翼翼黍稷彳彳此所以受天之祐而報以介福也朱子曰賑濟無奇策不如講水利是在良有司矣

詩經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監察御史 臣 馬燾

臣謹按此爲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詩而周家以稼穡開基重農貴粟上行下效有以見井田之法焉有以見節用之道焉有以見用力之勤風俗之成焉其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十千云者一成之田也地方十



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是十分而  
取其一自天子至公卿無異制焉則井田之法  
也用力旣勤收穫必廣歲取十千則其所獲者  
廣矣雖然用之不可不合其宜亦不可不有其  
序設使當千倉萬箱之際而遽啓侈靡之心以  
致費用無度變豐盈爲匱乏固屬不可卽或心  
存節儉惟恐蹈驕盈矜誇之習而出入是吝升  
斗是惜視主伯亞旅之儔無一體相關之誼而  
農夫之不足者不知補不給者不知助則恐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且有紅腐而不可食者不且

重物而輕人化有用爲無用較之奢侈者得失  
相距亦豈甚遠哉其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自古有年則新者旣積而陳者不致於無用且  
食農人則用之合宜矣取其陳則用之有序矣  
夫非豐年不能歲取其陳然豐年之慶亦惟此  
食時用禮者爲能致之耳所謂節用之道也傳  
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又曰人情一日不再食  
則飢此言食之關於民生甚重而穡事之不可  
不勤也其詩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  
不可見其當屢豐之後而罔敢暇逸如是哉一



御覽經史講義 卷一  
畝三畝廣尺深尺播種於其中稍耨壟草因壟  
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畝平則苗根深而能風與  
旱焉所謂用力之勤者此也古者士農商賈各  
執一業農之子恒爲農其野處而不暱者秀民  
之能爲士者也商賈不與焉其詩曰攸介攸止  
烝我髦士髦士卽農民之秀出者耳夫公卿大  
夫力田奉祀亦止稼穡之常然而土物心臧旣  
富方穀機之相引固有自然而致者焉蓋其平  
日承化於上淪浹旣深耕耘饁餉之餘父與父  
言慈子與子言孝箕箒詬誶之習日消則詩書

禮樂之華漸啓所以曾孫來止得以進髦俊而  
考德問業焉非風俗之成歟然則或耘或耔歲  
取十千者農夫之力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者  
曾孫之慶也上慶有年下烝髦士者曾孫與農  
夫皆食力田之報也而要之務本崇儉愛民養  
士周先王所以涵煦覆育之者至深且遠矣



士風安王池以圖報更有之皆至對且致矣  
夫皆食代田之弊出而更之於  
會將之與也土數存乎不察學士皆自好以  
項十千休則久之代出也其測食非與人許  
其勝問業欲其風俗之知解於國好味其  
甄榮之華備其限以會將來止其以世錄其

詩經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編修 臣 馮祁

朱子集傳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  
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  
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  
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  
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  
之患也

臣謹按此詩乃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



祀之詩公卿田祿皆取之於農而此言取陳以食農者見公卿體天子惠養斯民之意施賑恤之仁卽以勸耕耘之力所以家給人足而時和年豐也夫什一而賦穀之入私家者甚多奉公上者有限豈必待賑卹而始足顧惟百畝之田一歲之入供八口之用饗殮賴焉被服賴焉農墉農具賴焉一切吉凶經費俱在其中雖遇豐年至來歲耕耘之時而所蓄已竭者比比也所蓄已竭無以爲農本方且日謀口食之不給其爲農也必不力而要非惰農之罪也所賴者在

上有補助之法在周禮地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國家之蓄積皆以爲民也民以奉上上以惠下上下相通和氣交浹天地感應而雨暘時若三農之所以咸慶八蜡之所以常通詩之所謂自古有年者未必不由於此且夫有年不可以常恃也水旱災荒雖盛世亦有之以自古有年之時尚不免於補助則偶逢歉歲其賑貸更當何如公家有限之粟豈能供此無窮之用是可見公卿大夫雖有田祿莫不



御覽卷之百一十一  
崇節儉戒封靡存稼穡艱難之思無日不以敦  
本力農爲重而又薦其馨香虔祀方社以迓神  
庥其兢兢爲民何如哉國家求民瘼而樹之公  
卿大夫公卿大夫承主德而布惠於民以廣君  
惠至忠也以副民求至仁也以格神祇至順也  
合君臣上下神人以懋厥農功而圖其穡事自  
古有年不亦宜乎

詩經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  
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  
克敏

給事中 臣 羅鳳彩

真德秀曰當時農之所耕者自有之田也而上  
之人又從而崇獎勸勵之故斯人亦以爲生之  
樂而勤敏和悅之氣浹於上下後世之農所耕  
者他人之田爲有司者豈復有崇獎勸勵之意  
故數米而炊併日而食者乃其常也田事旣起



丁夫之糧餉與牛之芻藁無所從給豫指收斂  
之入以爲稱貸之資糲飯藜羹猶不克飽敢望  
有鹽酪之味乎曉霜未釋忍飢扶犁凍皴不可  
忍則燎草火以自溫此始耕之苦也燠氣將炎  
晨興以出偃僂如啄至夕乃休泥塗被體熱爍  
濕蒸百畝告青而形容變化不可復識矣此立  
苗之苦也暑日流金田水若沸耘耔是力稂莠  
是除肥沙而指爲之戾偃僂而腰爲之折此耘  
苗之苦也迨垂穎而堅粟懼人畜之傷殘縛草  
田中以爲守舍數尺容膝僅足蔽雨寒夜無眠

風霜砭骨此守禾之苦也刈穫而歸婦子咸喜  
舂揄簸揅競敏其事若可樂矣而一飽之權曾  
無旬月穀入主家之廩利歸質貸之人則室又  
垂罄矣自此之外惟采薪於茅販鬻易粟以苟  
活而已豈不重可憐也哉

臣謹按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自古聖王未  
有不周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依以爲敬天  
勤民之本者也三代盛時有任土之法而天下  
無不耕之地有任民之法而天下無不耕之人  
蓋朝廷所嘉惠者惟農官府所分作者亦農故



頌之臣工君以是戒其臣也風之七月臣以是  
進其君也君民上下相勉以農有不啻父兄子  
弟者今讀甫田之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  
彼南畝以君上之尊出入田畝而不爲屈也田  
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以田畯之官相忘  
豆觴而不爲恥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其力勤  
者其效必著也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其情親者  
其功益力也夫曾孫之來爲勸農來也田畯之  
至爲勞農至也勸勞之道得而民有不習耒耜  
而服勤田畝者哉所以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

之愛下有先私後公之心爾我公田遂及我私  
下之忠上有先公後私之意春耕秋斂補助時  
聞暑雨祁寒怨咨不作所爲民氣和樂而天心  
効順也歟



詩經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  
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檢討臣吳泰

朱公遷曰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用力致  
此黍稷以順之

輔廣曰既備乃事凡事豫則立也播厥百穀見  
其種之多也農夫以百穀庭碩為順曾孫之欲  
則上之意孚於下而下之意順乎上矣

臣謹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善政莫大



於養民養民莫先於重農洪範三八政一曰食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誠  
以穀之爲物生之者天成之者地作之者人而  
因天乘地嗣爾股肱以克有秋者則非人能自  
爲也大田之詩所由咏曾孫歟曾孫者何重農  
之令主也蓋曾孫之心欲其地無遺利也欲其  
人無遺力也欲其時和年豐而家給人足也且  
曾夫曾孫之愛我農人甚矣其爲食我農人慮者  
大周矣孟春則祈穀於上帝季春則爲麥祈實矣  
孟夏則命野虞勞農勸民無或失時矣季秋則

舉五穀之要矣季冬則令民出五種修耒耜具  
田器矣計一歲之中無時不以農爲念舉四海  
九州之遙億人兆人霑體塗足之苦築場納稼  
之勤崇墉比櫛之樂婦子盈寧之休皆宛然心  
目之間是以其時之農夫作爲詩歌以誌其感  
激之情忠愛之意而不遽頌曾孫也爲之咏繡  
壤之相錯曰大田爲之慶公私之咸足曰多稼  
爲之紀其種之無不良器之無不具曰旣種旣  
戒所以圖於未事之先者如此其豫也而又必  
爲之形容其東作之方興曰以我覃耜俶載南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六  
畝播厥百穀而又必爲之摹寫其西成之在望  
曰旣庭且碩以爲是帝命之率育也是曾孫之  
錫福以穀我士女也夫乃頌美之曰曾孫是若  
亦似惟此乃可以慰曾孫之心可以快曾孫之  
欲豈非其感之者深愛之者切并忘其胼胝之  
勤苦而但有君上之宵旰時往來於寤寐也哉  
粵稽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農事爲先務者堯典  
首羲和之命虞書載咨棄之辭夏勤畝澮之濬  
商授七十之產周則康功田功用咸和萬民非  
惟其君然也卽其臣且作無逸以陳小人之依

作豳風以示稼穡之艱至於周官之設爲農事  
經畫者居其半焉非惟二帝三王然也漢之文  
景唐之太宗宋之仁宗勸農貴粟之詔時下蠲  
租賜復之典頻頒亦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  
一人謂之有道之曾孫誰曰不宜然則治天下  
者擴已飢之懷行保民之政將見主伯亞旅服  
本業於南畝之上稻粱黍稷報介福於多稼之  
秋百穀用成歲取十千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久安而長治者其以此也夫



詩經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

監察御史 臣馬燦

朱子曰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

臣謹按盛王之世必以重農貴粟為首務而事不可以不勤尤不可以不豫夫上之人率作興事既勤且豫矣則在下者亦必沐膏澤咏勤苦於歡欣頌祝之中而寓震動恪恭之意今觀大田之詩先儒以為農夫頌美其上而作而自叙今歲之冬戒來歲之事必先擇其種焉飭其具



荀子卷之六  
焉蓋田大則種必備稼多而事以煩也竊嘗考  
之詩歌所載多有道田家作苦稼穡艱難之什  
而先時而圖者一則見於豳風亟其乘屋之一  
言一則如此詩既種既戒之兩言曰亟其乘屋  
者恐以他事妨之曰既種既戒既備乃事者則  
於先事豫之也今就此詩繹之月令季冬令告  
民出五種卽既種之謂也命農計耦耕事修耒  
耜具田器卽既戒之謂也曰既備卽周官所謂  
大  
修稼政也曰乃事卽周官所謂趣稼事也上以  
歲取十千之咏祝農人以或耘或耔下乃以大

田多稼之歌報曾孫以既庭且碩所由農事既  
畢歲晚務閒猶兢兢不自暇逸如此而其民俗  
之勤民風之厚往往於言外見之朱子以楚茨  
以下四詩爲豳雅謂其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  
相類洵非無說也抑論者謂周以農事開國故  
言稼穡之事獨詳於前代此其說似矣而不盡  
爾也夫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自神農氏已然上  
之人誠留心於重農貴粟卽小民亦安有舍本  
業以嬉而不爲先事之圖者詳周官之典而修  
月令之政上以勤導下下以勤報上豈獨周民



善於頌禱也哉

詩經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

編修臣王錦

輔氏廣曰雨我公田尊君之義也伊寡婦之利  
及衆之仁也

陳氏櫟曰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君  
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忠厚若此  
其豳風之氣象乎



臣謹按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誕降嘉種陰陽和而風雨時者天之道也重農貴粟正井疆而咨保介者君之事也務本力田謀蓋藏而通有無者民之情也周自后稷以稽事開基聖聖相承豳風七月之章稱極盛焉周禮歛豳雅以樂田峻先儒以楚茨甫田大田當之朱子謂大田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甫田歸美農夫之意而就此章言之田事修飭稂莠旣除蟲蝗不害所望者雨澤耳而必先公後私者蓋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

亦無所不用其極雖瞻雲望雨之下惟願公田霑足而後波及私田迨雨澤旣敷豐年遂兆而穉有不穫穢有不斂遺秉滯穗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寡始之以尊君親上之心終之以恤貧賑乏之意謝枋得謂上好仁而下好義於此詩見之至所云公田者考漢書食貨志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



姓親睦此衣食足而風俗醇也後世井田既廢  
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儲備之計疎偷薄之  
風恣然而古今異宜井田之制斷難復行漢唐  
以後限田均田法似近古乃卒不見其利而民  
受其病此井田不可復之明驗也總之法制不  
必師古而君之愛民民之愛君則萬世如一者  
也人主軫念民依思艱圖易凡所以為閭閻計  
者至周且備而斯民沐浴膏澤感戴王仁尊之  
如天親之如父母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易曰有  
孚惠心言君之實心利民也又曰有孚惠我德

言民以實心戴君之德也君民一體感召天和  
雨暘時若大有頻書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此急公奉上之義與睦隣敦族之誼一時  
並摯者也寧特課晴問雨上念公家遺秉滯穗  
旁及寡婦哉



後文真誠姑

並華谷也準林野觀開雨土念公案像集斷蘇  
二香北急公率土之產與銀湖建於之館一似  
兩湖和苦大停應傳殊果吸水火而具器許不  
言及以實心效言之誠也擇其一歸想各天味



